

DANGYUAN
SHENGHUO
DUANXIANGLU

郭庆晨著 ●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党员
生活断想录

14623

77535

党员生活断想录

郭庆晨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

黄胜铭

封面装帧

王晓阳

D1151/17

党员生活断想录

郭庆晨 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海门第三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7 字数146,000

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,000

ISBN7-208-00884-1/D·162

定价：2.35元

目 录

车与辙·····	[1]
为后人“栽树”·····	[3]
长城与细沙·····	[5]
雷锋的“心眼”·····	[7]
要有大海一样的度量·····	[9]
愿生命之树常绿·····	[13]
何惜捐输一滴甜·····	[15]
燃起热情的火焰·····	[18]
赵春娥的要求·····	[20]
赞赔钱著书·····	[22]
朱伯儒的“记帐法”·····	[24]
也谈“学而优则仕”·····	[26]
“赵公元帅”的位置·····	[28]
弹片的功能·····	[30]
“称家”的学问·····	[32]
草丰林茂前程美·····	[35]
治一治“十景病”·····	[37]
“龟兔赛跑”新议·····	[39]
关广梅的“三本帐”·····	[41]
“均”老先生·····	[44]

说“凑”	[46]
名正则言顺吗	[48]
“人均意识”歪谈	[50]
想起了“三碗不过冈”	[52]
“老师说的”	[54]
匾	[56]
“交待不了”的忧虑	[57]
人才断想	[59]
有感于庞统受冷遇	[61]
假如毛遂不能自荐	[64]
毛遂自荐与冯驩弹铗	[66]
孙权重用陆逊的启示	[68]
“闹夜的孩子多吃奶”	[70]
再说“闹夜的孩子多吃奶”	[72]
能者多劳与“摆不平”	[74]
“挤末班车”的思考	[76]
“破格”引起的思考	[78]
职务·待遇·责任	[80]
提职与进步	[83]
先进“贬值”析	[86]
“明白”辨	[88]
“看眼色”与“使眼色”	[90]
吃喝效应论	[92]
待客、领导喜好及其它	[95]
闲话“答对”	[98]
“东食西宿”与批条子	[100]

话说“精神浪费”	[102]
对“有争议干部”的争议	[104]
个性优劣谈	[106]
让名人“自己”	[108]
砖、搬砖及搬砖工	[110]
“能力”的分类	[112]
“椽子”出头之后	[114]
为“一本正”正名	[116]
“表现自己”质疑	[119]
苗·草·肥	[121]
“够意思”的意思	[123]
“剪彩热”透视	[125]
送礼心理揣摸	[128]
享受了一次“茶座”	[130]
“找人”的流弊	[132]
“代用品”之类	[134]
根儿	[136]
受骗心理学	[137]
原则的“灵活性”	[139]
“听琴”的牛	[141]
“变通”新释	[143]
由“受礼”说到讽刺	[145]
虎头蛇尾与象征性	[147]
闲话“下乡”的官僚主义	[149]
“站着讲话”之外	[151]
“不报告”背后的官僚主义	[153]

官僚主义在哪里·····	[155]
官僚主义这块“臭豆腐”·····	[157]
由拔牙说到消肿·····	[159]
节制文件“生蛋”·····	[161]
“流水的官”·····	[163]
让群众心中有匾·····	[164]
“隔着锅台上炕”·····	[166]
吃“糊弄”·····	[168]
“入乡随俗”别议·····	[169]
“骑驴的”与“赶脚的”·····	[171]
“紧日子”忧思录·····	[173]
“钱”的姓氏·····	[175]
假如雷锋还活着·····	[177]
以廉为荣·····	[179]
经常问一问自己·····	[181]
知羞方能艺精·····	[183]
练好“台下功”·····	[185]
也谈读杂文“对号入座”·····	[187]
牌子·吃药·座右铭·····	[189]
不闻子恶的悲剧·····	[192]
“狗咬耗子”随想·····	[194]
“猫盖屎”随想·····	[195]
评“多栽花，少栽刺”·····	[196]
批评的“大锅饭”·····	[199]
嘴、耳朵及其它·····	[201]
损失的“灵活性”·····	[203]

“批评错了”？	〔 205 〕
批评的效应	〔 207 〕
对“退”不能一概赞扬	〔 209 〕
批评的“甜”与“苦”	〔 211 〕
“刀削把”随想	〔 213 〕
“梦”的忧虑	〔 215 〕

车 与 辙

辙，车过所留之痕迹也。车行在前，辙遗其后。在众多具有因果关系的事物中，似乎再也没有比车与辙的因果关系更为明显的了。大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吧，现时有人做出了不光彩的事情之后，便总是以“前有车，后有辙”当作名正言顺的理由，为自己开脱。这无疑是以他人为“车”，而视自己为“辙”。

实际上，在人生的道路上，人人都是一辆“车”，所行之处，都毫无例外地留下了自己的“辙”。只不过这“辙”有的端直，有的歪斜罢了。倘若自己“车”行不正，留下了歪“辙”，却一味归咎于“前车”之不轨，这理由似乎不那么充分了。

当然，这并非是说只顾埋头行车就好。看一看别的“车”也是必要的，但关键是以怎样的态度和行动去看待与对待“前车”。“前车之覆，后车之鉴”，前边的车翻了，自己能够警醒，鉴之戒之，从而即刻将自己的不轨之车刹住。这就比死抱住“前有车，后有辙”的信条而照行自己的不轨之“车”要高明得多。

眼见前面“翻车”，自己还硬要往前闯，这样的人恐怕并不多见。而明知走在邪路上，前边一时尚无“车”翻，便以为“别人行得，我为何就行不得”，及至翻了“车”，又

不肯轻易认帐，便将“前有车，后有辙”作为“挡箭牌”的人却并不是绝无仅有。

路是由自己走的。自己没有驾好“车”，就不要怪前边的“辙”。因为，自己这辆“车”的方向盘是操在你自己手中的。所以，为安全计，一是莫把自己轻率地当成“前车之辙”，盲目地跟在别人屁股后头跑；二是要以前车之覆为鉴，不要做迷途而不返的“好汉”；三是当选择光明正路，矢志前行，至于前面有无先行之“车”并不足虑。这后一条尤其需要我们注意。车入歧途，不论前头有多少“车”，自己“翻车”的危险都是存在的。决不会因为前边有“车”开道，自己的车就会安然无恙。况且，“前车”与“后车”并不是绝对一成不变的，到自己翻了“车”，也就成为别人的“前车之鉴”了。

如此，欲行不轨，以为“前有车，后有辙”者，就应转变思想，正确地选择自己的道路；已经在邪路上留下了不轨之“辙”而又侥幸眼下还没有“翻车”的人，则更应迷途知返，来个实实在在的“急刹车”，打转方向盘，行进于光明大道上。

为后人“栽树”

山西省保德县委、县人民政府作出了这样一项决定：把省林业劳动模范张候拉一生致力于植树、奋斗于绿化，并将晚年退休后栽种的三十余万棵树奉献给国家的事迹编入县志，树碑立传。这项决定做得好。这种为后人栽树的精神应当提倡。

有人说：“十年树木”；也有人说：“百年树木”。十年也好，百年也好，都说明了种树不易。同时也告诉人们，对于种树这件事，是不能指望现得利的。所以有“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”之说。

今天，我们正是置身于革命先辈所造的一片“绿荫”之下，享受着他们的劳动成果。在生活中，尽管也有风吹日晒之苦，但较之先辈在不毛之地上“栽树”时的苦处，不知要轻松多少倍、舒适多少倍了。历史在发展，时代在前进，“先人”与“后人”也是相对而言的。我们这一辈人，对于先辈来说，是后人；而对于后辈人来说，则是前人。所以，当着我们在前辈栽种的树下“乘凉”的时候，决不能忘记了给后人“栽树”，为后代留下“乘凉的绿荫”。

有那么一些人，只想在前辈栽好的树下“乘凉”，随意消遣。更有一些人，尚嫌“乘凉”不足，还要从树上“摘果”、“取材”，为己所用，唯独不想亲手栽几棵树。他们的

理由是，什么实现四化、共产主义，反正我这辈子也看不到，还是眼前能享受的就享受些。他们不曾认真地想一想：当着鲁迅在那茫茫的黑夜中，用他那不息的笔为后来人“战取光明”的时候；当着夏明翰高呼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”的时候；当着董存瑞高呼着“为了新中国，前进”，拉响炸药包的时候，有哪个人曾想到自己要享受当家作主的欢乐，从胜利的成果中谋取一己的“实惠”呢？倘若没有他们的献身和牺牲，又哪里会有我们的今天呢！

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任务，实现共产主义需要的时间就更长。这恰如栽树一样，是万不可只想现得利的。但是，只要我们大家心向未来，都来动手“栽树”，那么，总有一天是会“绿荫成片”的。为了后人享受“乘凉”之乐，甘愿吃“栽树”之苦，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和品德。

我们要学习张候拉同志为后人栽树的榜样，争取在自己的历史上留下一些为后代造福的功绩。这样，当我们成为先人的时候，就会觉得不负先辈的期望，也无愧于子孙后代。

长城与细沙

不久前，我借了去北戴河休养的机会，登上了驰名中外的“天下第一关”——山海关，生平第一次亲眼目睹了长城的雄姿。

上关之前，我曾作过各种各样的打算：看看山海关，这个长城起点的建筑与我所见的一些雄伟建筑相比，有什么独特之处；看看相传萧显所书“天下第一关”的匾额，那“一”字的笔锋象不象“天”字的头一横，“下”字的一点是否真的象用饱蘸浓墨的裹布箭头射中的一般。想看的，都看了。只是没有料到，首次长城之行，在我心中留下最深刻而又难忘印象的，却并不是这些。

我欣赏过“天下第一关”的巨幅匾额后，步入了长城的甬道。这里的甬道之宽，可容四辆解放牌汽车并行。即使游人如潮，怕也不会有拥挤之感。筑成这宽阔深长的甬道的，是古老的青砖。岁月的流逝，使青砖的表层凸凹不平，有的已开始风化了。在青砖的缝隙和破损处，一堆堆、一粒粒的细沙，与青砖互为补充，成了长城巍巍之躯的不可缺少的成分。细沙护卫着青砖，承受着日晒雨淋，经受着岁月的考验。过去，我只知道长城的伟大，却不知道这“伟大”之中也有微微细沙的一份呢。说真的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将长城和细沙联系在一起的。

说来也怪，长城甬道上的细沙，也不过就是沙子，就是再细心的人，也难以分辨出它们与别处的沙子有什么特别的“伟大”之处。它们如果被换上一个地方，同长城脱离了关系，未必会引起人们注意的。我记起，就在上城之前，路过一个建筑工地，施工用的沙子就散乱地堆放在人行道上。我从其上踏过，当时并不曾顾及，似乎还因为少许沙子灌入鞋内而产生过不快。说不定，那些从工地上被行人带走的沙子，已经成了清扫工帚下的“垃圾”了吧。这时想起来，心中不免有些怅然。

从关上下来，见到一大群建筑工人正在修补一段已经破损的城墙。那一堆堆细沙和着水泥，已经或即将成为古老建筑的新的筋骨。我想，这些沙子将要随着长城，进入到堪称“伟大”的行列中去了。它们发挥了最应当发挥的作用；它们是荣幸的、自豪的。

也就在这时，我突然又想到了长城脚下建筑工地上，被行人随意践踏和带走的细沙，心中不禁升起一种内疚：因为与长城同在，城墙上的沙子是伟大的；同样是沙子，在长城脚下就不配称伟大吗？它们一旦成为不论是学校、科研大楼、机关，还是民用住宅的肌体，不也是同样了不起，同样发挥作用吗？看来，要了解“长城脚下”细沙的伟大，这得需要改变世俗的眼光才行。

我要说，“长城脚下”那不引人注目的细沙同样是伟大的。因为，它们将会以自己的躯体筑成“新的长城”。

雷锋的“心眼”

偶翻《古今笑史》，见到这样一段文字：昔日有四人在一起谈论志向。一个说：“吾愿腰缠万贯。”一个说：“愿为扬州刺史。”第三个说：“愿跨仙鹤游。”最后一个说：“吾志向亦与诸君不殊，但愿腰缠万贯，骑鹤上扬州耳。”

以“腰缠万贯”为志者，不用说，是个财迷；想当“扬州刺史”者，不过是看中了富庶的扬州可以大捞一把的刺史之肥缺，无疑是一个官迷加财迷的双料货；欲“跨仙鹤游”者，大概无大笔游资之愁，所剩之事就是如何挥霍钱财去作“游仙”了；至于最后一位，则是官也要当，钱也要得，还不能耽误了玩，真可谓集吃喝玩乐于一身了。他们的志向虽各有不同，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——想的都是个人的享乐。用今天的话来说，这四位的心眼可都够“好使”的了。

读到此处，我不禁忽发奇想：倘若雷锋在座，与上边那四位老兄一块谈论志向，该会怎么样呢？“我活着，是为了别人生活得更美好。”这是雷锋的志向。此言既出，那四位肯定会大吃一惊，继而就要笑雷锋冒傻气、缺心眼。说不定，还会群起而攻之，给雷锋点难堪呢。

请不要以为这是天方夜谭。这假设是有一定依据的。今昔相比，虽然年代不同了，但现实生活中追求“腰缠万贯”、“扬州刺史”乃至二者兼而有之者依然存在，不过是

换成了现代语言：“好处不捞白不捞”、“便宜不沾白不沾”；视雷锋为“傻瓜”、“缺心眼”的人也不是没有。如果创造个条件，让这些人与今日的活雷锋们一起谈志向，肯定是会南辕北辙、格格不入的。

那么，应当怎样看待雷锋的“缺心眼”呢？还是让雷锋自己来说吧。雷锋在他的日记中曾这样写道：“有些人说我是‘傻子’，是不对的。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、有利于国家的人。如果说这是‘傻子’，那我是心甘情愿做这样的‘傻子’的。革命需要这样的‘傻子’，建设也需要这样的‘傻子’。我就长着一个心眼，我一心向着党，向着社会主义，向着共产主义。”是的，雷锋的心眼并不多——只有一个为国、为民、为他人的心眼；他的确有点缺心眼——缺为个人谋私利的心眼。然而，这心眼，比起某些只打个人小算盘而缺乏顾及国家、人民的心眼来，不知要好多少倍。至于把雷锋一心为公的心眼说成是“傻子”，那种“精明”也就需要打个问号了。

雷锋的心眼，是正确的人生观的表现。他何以能够多年如一日，好处让给别人，工作拣最苦最累的干；何以能够带病参加义务劳动，雨天护送素不相识的大嫂；何以自己穿带补丁的线袜，而把平日积攒的钱捐献给灾区；何以听了别人“缺心眼”的讥讽，仍心甘情愿地当“傻子”？其源盖出于正确而又牢固的人生观。我想，学雷锋，就该学他那纯真无邪的心眼，就该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做起。

在重唱《学习雷锋好榜样》的今天，愿更多的人都像雷锋那样，长一个为国、为民、为他人的心眼。

要有大海一样的度量

这里的度量，是指人的胸怀。人的度量，有大有小。有的人，宽宏大量，而有的人，则小肚鸡肠。俗话说“宰相肚里好撑船”，这是形容度量大的。象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祁奚荐贤、蔺相如避车、唐太宗纳谏之类的佳话，就是对宽宏大度的赞美。可以说，“宰相肚里好撑船”，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人们所崇尚的一种度量。

然而，“宰相肚里好撑船”，这样的度量，只是少数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家才有的。况且，这种度量，也是要受到它们那个阶级的局限的，其度量再大，终究不过是“能撑船”而已。斯大林曾经说过：彼得大帝是沧海一粟，而列宁是整个大海”。毛泽东同志也曾用一句简洁的赞语评价朱德同志：“度量大致海。”用大海来比喻共产党人的度量，实在是再生动不过，也再形象不过了。

当你站在鼓浪屿之巅，或是北戴河鸽子窝之侧，面对那广袤无垠，一望无际的大海时，一定会顿觉心旷神怡，心胸开阔。不过，这还仅仅是人的目光能及的直观的大海。如果能立足于太空，俯瞰地球，你就会发现一个海茫茫、水汪汪的蓝色大水球，而陆地只不过是高出水面的岛屿和浮在水表的几片岩块罢了。要知道，一个总面积为五亿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地球，海洋竟占去了它的百分之七十一呢。